



論語群疑考

八

仁18  
1229  
8



門口仁2  
1229  
卷

岡氏  
齋

岡氏  
齋

論語羣疑考卷八

冢田虎著

○衛靈公第十五

陳於孔子章

鄭玄云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朱註尹氏云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仁齋云軍旅之事夫子非不知特非所以為訓故曰未之學也

此等說皆不通也以末事故不可教則不可告及明日去也又以其有志於戰伐之事故不可告之

則夫子既勸伐蒲於靈公且當時諸侯孰無戰伐之志若避戰伐之事則春秋之時將遂無可之之邦又先王之道文武該用唐虞以來皆有征討之事洪範八政八有師孔子既告子貢以足兵謂非所以爲訓亦失之豈又及明日去哉

茂卿云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深與之其志可見已俎豆猶樽俎謂衣冠之會晏子折衝於樽俎如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亦以朝聘會同言之又云仁齋引以禮讓爲國是其意孔子之答靈公猶孟子說齊梁之君耳殊不知明日遂行方此時必有事不爾

一言不合豈遽去乎云又云軍旅之事君子所當學也而孔子所以云爾者恭也對君之詞也

此以俎豆之事爲朝聘會同之事而謂孔子之志者固然矣又以爲方此時必有事亦然矣然不得徵諸左傳以考其事者未盡章意也又孔子之不答軍旅之事豈恭也乎若以爲恭俎豆之事可曰嘗聞之乎俎豆之事則告之軍旅之事則不告之何以爲對君之詞也是必有不義之舉乃避之爾其說具於予註若韓愈以俎豆爲小事以軍旅爲大事者尤不協於今之章意

○在陳絕糧章

孔安國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朱註孔子去衛適陳

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云如子註所引史記云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之可合以見也

茂卿云愠非怒孔子怫鬱之至發此言故曰愠見德

夫亦云不豫之色見於面

讀者訓愠為怒者非也此與人不知而不愠之愠同怫鬱之謂然愠見為句不穩也宜以愠為句

何晏云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朱註引何晏又云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茂卿云謂貧賤為窮後世之言也乃道窮之謂耳不爾子路何曰君子亦有窮乎君子當知時務豈有狼狽之時乎

何註是也程子之說不是何處得固守之意耶茂卿謂窮者不是若窮厄窮困窮途貧窮凡在艱險

者皆謂之窮也窮與達反或以志言或以身言或以事言不必唯道也今因絕糧以愠而言則是窮困之謂耳此時孔子乃曰君子不為窮困改節

○子曰賜也女以予章

朱註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問以發之仁齋等亦依朱註耳

此不可然也若然則曾子亦務多識乎是唯子貢以夫子為多學而識之故耳非為子貢務多識也孔安國云然謂多學而識之朱註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仁齋云子貢略悟其非也

孔傳是也朱註不穩然應辭耳不敢須為信非與亦不敢為疑問非然與耳且以子貢為不積學故不得之耶此皆無用之解也仁齋以為略悟其非亦於正文不見焉也楊升庵云子貢非不知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茂卿德夫皆依之是亦無用鑿說夫子豈不知子貢之知不知乎唯如正文也何晏云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云朱註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源佐云夫子之學極其廣大猶天地之包含萬物而無所不在豈多學而識之者也哉蓋一與多學正反

一則得二三則失一則成一則敗二三則敗云茂卿云宋儒謂孔子告一貫曾子以行子貢以知非也古之學教之以事而不言其理欲學者自得之也習於事自知之曾子子貢一也分知行者宋儒之家學耳又以一貫為孔門傳授心法者傲齷乎浮屠拈華微笑者也何晏因易以為解然所謂一貫豈易之理也乎且其於里仁則不為解至此而設解何也朱註之非如茂卿駁之然矣豈分知行乎其一理一心之說固非聖門之訓仁齋亦偏高妙其辭而不切於語意且其一則得二三則失之說不知何由以謂之

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三才自然之理而謂三則敗者我未知其何謂也一貫之解諸說皆不得之其詳具於里仁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章

王肅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朱註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云又云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仁齋云言知德之難以歎學者不能自勉茂卿云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王肅之解不知何意也此何關乎慍見且少於知

德者者以子路為少於知德者之謂與此不通也  
朱註其家學且自首篇稱德之語亦多何為於此  
更解此乎又且是為慍見發者與王肅同何以疑  
之耶皆無用之說也仁齋以為歎學者之不勉亦  
似失語意夫子如是之歎蓋多以在上之人言之  
也茂卿以為有德之人亦其執見往往既辯之

○子曰無為而治者章

何晏云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朱註聖人德盛  
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  
又得人以任眾職云仁齋云此夫子贊舜德獨度越

於羣聖也云茂卿云古來以得人言之故舜特以此  
稱之如文王獨以無憂稱焉耳云

何註任官得其人者固然矣然唯言得人而不言  
恭己之德則未盡無為之義也朱註是也今註取  
於朱註之意仁齋唯稱其德之盛而不言其得人  
之治茂卿唯取得人之義而不言其德之盛皆偏  
而不盡所以無為也

○子張問行章

朱註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  
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云仁齋云忠信學問之

本篤敬學問之地盡始終全體云茂卿云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大氏丁寧懇到之意仁齋以忠信篤敬為學問之道豈學問之道也哉君子之道所以行也朱註篤訓厚非也厚與薄反篤非對薄之辭如篤信篤學篤志皆篤實之謂也且以為篤其敬之言誤矣此忠信二則篤敬亦二也仁齋專以學問言者不是也正文問答以行於世言之耳且聖言明以言行分之而以本與地分之無乃不可乎茂卿謂篤與敬別是也然未盡篤字義篤與丁寧懇到殊也其非仁齋而謂豈學問之道也哉亦有失焉

今之問答雖非專以學問言焉而其欲行於世則是欲行其所學之道也舍學問之道又何行焉乎包氏云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朱註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云仁齋同意焉茂卿云此二句古語言不相離也而依筆解以參為驂依周禮鄭註以前為轅前倚為轡而曰驂之於轅前轡之於衡皆不相離之喻也云韓愈云參古驂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車乘立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之間



集解朱註皆覺不穩焉忠信篤敬在己之言行而非更有形象者欲見之參於前倚於軌亦何所見之有此猶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之語必是譬喻耳故今因茂卿之考以修飾之為解韓愈參為駮者是也倚於衡為式者文義不屬見字不消又子張書諸紳者上文皆書之與諸註不言之蓋書言忠信行篤敬六字焉耳

○子曰直哉史魚章

朱註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

也仁齋云若子魚者能伸而不能屈知正己而不知成物惟可謂之直伯玉因時屈伸卷舒隨宜可以成己可以成物故謂之君子也茂卿無異說卷而懷之如字可也卷對舒之詞懷懷抱也朱註字訓無用也其所引之事見於左氏襄四年傳仁齋謂屈伸卷舒者是也謂成物與不成者於二子之行恐有不合者今畧而不論焉

○子曰可與言章

源佐云失人則善不周失言則道必瀆茂卿云或曰不失人仁也不失言知也聖人言知必有仁在然不

失人者知者之事也非仁也

仁齋之解迂也且何以配之善與道耶茂卿所引或說實非也本文明曰知者何強論仁

○子曰志士仁人章

孔安國云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朱註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源佐云志士其志有所不為也仁人其德足以成物矣其德雖不同而其於仁乎一也茂卿云謂龍逢比干之徒也而駁朱註心之德安國之解是也朱註全其家學尤誤仁矣仁齋之

解有所不為者狷者之謂也志士志仁之士豈徒有所不為者也乎其德不同者志士更為有德耶皆不穩之解也茂卿之說然矣

○子貢問為仁章

源佐云為猶助猶為衛君之為茂卿云為仁猶克己復禮為仁謂行仁政也

為猶助者蓋由下文生此訓與是不然矣為衛君亦未必可訓助也茂卿之說亦不是也克己復禮為仁以為行仁政者亦其臆說其辯既具於其章今更按諸弟子問仁者多而單言問仁豫泛問仁

之方也其言問為仁者蓋今在其職乃問為仁與  
孔安國云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朱註賢  
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  
是告之云仁齋云賢以才言仁以德言云茂卿云蓋  
子貢多智有自用之失故告之欲行仁政必須人才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據子貢之今日  
言之爾云云

孔傳是也猶未盡語意焉朱註以下皆拘於大夫  
曰賢者士曰仁者其解共不通大夫何唯以事稱  
又唯以才稱耶士亦何以德稱耶皆是不曉此互

文也語意止言師友其士大夫之賢者仁者也且  
諸說皆不明乎工利其器之喻其解如予註

○顏淵問為邦章

朱註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  
辭仁齋云為創為之謂創為紀綱法度也  
朱註非也顏子豈自以為我王佐才當治天下乎  
且為邦通天子諸侯而言不必侯國之謂又為字  
直訓治不是也為國與治國不同前既辯之仁齋  
謂創為是也

何晏云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朱

註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云仁齋云春蠢蠢然物自發生故唯夏正為得天時之正也

子丑寅三正之義古今諸說皆有不合於經傳者而其疑終不解是別有論焉今日行夏之時亦未知諸註之是非但今答為邦之問聖人何故必以行時為第一諸註未解其義則不得為邦之要也按堯之為天下先命羲和以正天地舜之為政先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堯典曰敬授人時舜典曰食哉惟時是於為邦以時為首之義也食為八政

之本食以時為先諸說何不言此義

馬融云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包氏云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黹纈塞耳不任視聽也朱註以殷之輅為質而得其中以周之冕為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不為靡

此輅與冕孔子之所取焉不可知果其何由也既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是亦取乎儉也然則亦未以為加於首故取其華之謂也如此者不可以後人之臆斷焉也

朱註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三代之制

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云尹氏亦云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云仁齋亦程子之意耳樂則韶舞以下諸註無異說但是孔子斟酌先王之禮者實然矣然以是為萬世之常道百王不易之大法者誤矣然則唐虞三代之法皆終有其弊而不得為萬世不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為不及孔子乎且政由俗革孔子之所折中假令當時用之豈亦得莫萬世由其世之俗革之乎况如殷之輅周之冕豈何為百王不易之大法

茂卿云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止問為邦而顏子之時革命之秋也且顏子用舍行藏與孔子同若天縱之亦聖人故孔子以制作禮樂告之又云此章先儒以為萬代不易之制豈此知正以孔顏之時言之耳乎云此革命之說其非如往往辯之孔子之時雖周道衰微也諸侯未有湯武之君天子亦非桀紂之王誰能革命以制作禮樂乎如孔子之志則欲革其衰弊以為東周耳且革政易法雖非革命之時因其世俗當有其制也周公營洛陽而歷三紀康

王命畢公而由其俗以革政法以此觀之孔子之時若有用之者則以今所告顏子革其政法將以爲東周也已豈更須革命乎其非先儒者然矣

○子曰人而無遠慮章

王肅云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之朱註蘇氏云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云仁齋云慮不及久遠之外則憂必起於至近之地云茂卿云大哉此言可以盡聖人之道已云王肅之解失語意此何唯防後患之謂也凡事無遠慮則有其事不成之近憂也蘇軾之說全禪儒

之見聖門之所不言凡有國有家者豈以爲容足之外無用之地可也乎是非所以解聖語也茂卿何以特贊此語之甚矣耶書曰不思其終終以困窮凡事慮其終始聖經之格言也豈何獨於此語盡聖人之道乎今既泛言人則是凡人皆可爾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章

朱註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此語子罕篇既出無已矣乎三字說皆具於前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孔安國云知其賢而不舉爲竊位者朱註竊位言不

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云云仁齋云薦賢舉能居位者之任也。云云茂卿云是乃可以孔叔文子為文之意，臯陶之謨以安民，知人盡萬古治天下之道。云云

孔傳是也，朱註不通。若其有愧於心，則可以竊乎此，固不思不稱其位之為愧辱也。本文明以不舉桀下惠為竊位，而朱子不先言之，乃言其心心學之癖哉。范氏之說則善矣。仁齋茂卿之說皆是也。  
○子曰躬自厚，章。

孔安國云：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朱註責己厚

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仁齋云：自治厚而責人薄者，仁者之用心。云云茂卿引安國云是補一責字，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曰：自治厚而責人薄，是其意以為無責字，故易以治，然亦豈有治乎，亦不知古文辭之失耳。  
孔傳是也。朱註己與人相對以為兩事，恐背語意。且是非為使人從之言也。仁齋謂自治者非敢有失，然觀於不攻其惡而攻人之惡之語，如孔傳可也。茂卿所謂古文辭其妄往往謂之曰責曰治，何足以論古文辭焉。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孔安國云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之何朱註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源佐引朱註茂卿云是孔子貴問也大氏古書之字無意義如之何如何一也

奈之何蓋漢時之方言而安國以解之與朱註失文義正文明言不曰是問辭已非熟思審處之辭也茂卿之粗鹵可笑也經傳古文未有一字無意義者雖助語辭亦皆有意義也非如後世修辭徒綴形容文字倭讀或有省之字讀不曰如何如何

者蓋彼亦以其倭習作如此杜撰耶其亦以為知古文辭乎哉

○子曰羣居終日章

鄭玄云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朱註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仁齋亦以小慧為私智難矣哉言難入德鄭玄無成之解不可然也朱註皆不是也小豈私之謂也乎私與公反小與大對以為私智故為行險僥倖之解是不然也難矣哉如飽食終日無用



心難矣哉皆難教化之辭也如未註則患難之謂為去聲不是也

茂卿云其方羣居也雖終日言其言不及先王之義觀其行事則好行小惠自以為以此足收人心是似仁而非仁然亦以此頗有聞望云

此說皆不見於文附會焉耳且羣居終日四字句下句皆四字終日不可屬下文小慧見鄭註漢時本舊作慧也皇侃本作小惠蓋皇侃之私耳茂卿德夫從皇本非也德夫云此小人之行自君子觀之實為難事此亦失難矣哉之文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鄭玄云義以為質謂操行遜以出之謂言語朱註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榦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仁齋朱註之意耳茂卿云君子指卿大夫以朝聘之事言之云

鄭註不通若謂操行義禮孫信皆可謂操行也孫豈言語也乎若言行相對當曰孫以言之朱註以禮為節文其家言信為誠實其謬如前謂之園外程子之說則是也茂卿之鑿說何處見卿大夫朝聘之意焉此語三之字皆指義也左氏成九年傳

曰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文例皆如是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章

包氏云君子但病無聖人之道朱註無解仁齋云此聖門之家法學者所當務茂卿駁包咸云是嫌才能之為小故為是解  
能之言豈謂聖人之道乎包咸非也茂卿駁之者是也仁齋以為家法不穩也此何法之有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何晏云疾猶病朱註范氏云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

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仁齋

云張氏拭曰此勉人及時進脩也有是實則有是名

名所以命其實也

疾訓惡為優朱註如無失然不求人知者非君子

之情孔子有莫我知也之嘆門人亦皆居則曰不

我知也君子豈不求人知乎故曰求而為可知此

章仁齋所引是也今註用之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何晏云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朱註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

子求諸己所以成其德也云云

何晏以求為責者不穩也朱註以下皆為一意但仁齋以為此孔子家法者不是也書曰其愆曰朕之愆且湯武皆以為萬方之罪在朕一人先聖王之道皆一揆也何獨是孔子之家法也耶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孔安國云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朱註莊以持己曰矜云云源佐云君子道德以自持非立異以為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以徇俗故羣而不黨茂卿以朱註為善解而駁仁齋

安國以黨為助者不是且其解皆似不合於經文朱註得語意今註全從朱註仁齋之說非也矜豈道德之謂也乎君子之行雖不出於道德然其所稱謂各有所主也物我一視亦是理學家之見非羣而不黨之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包氏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朱註無解源佐云不以言舉人智也不以人廢言仁也包咸之解是也猶未盡也仁齋何以分之仁智耶舜之察邇言不以稱大智乎不廢言何唯為仁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朱註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仁齋云  
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要告之茂卿云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何者孔子何必解  
恕字乎

君子之行造次顛沛不違於仁夫子何不言仁而  
言恕說者皆不解其義則不盡此章意也仁齋謂  
行恕之要者此外猶有恕之義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即是恕之義盡乎此矣茂卿以為解入正文者  
粗也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

人是亦名義并言也且告仲弓亦以此語豈是字  
解也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朱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  
其實夫子無是也仁齋云吾之於人初無愛憎何  
所毀譽之有云茂卿云人謂鄉人故下曰斯民也鄉  
黨之間孔子無所毀譽待民之道為爾試用也如吾  
不試試而為士之試至豪傑之士終當舉用者則孔  
子譽之

此說皆似不得語意誰毀誰譽言無常毀譽耳猶

無適無莫之言也朱註以為無損真過實之毀譽者不見於文義仁齋亦不是愛憎亦人情之常也聖人豈無之乎且本文所不言也夫子言衛靈公之無道謂臧文仲為竊位為不仁不智如是之類亦將不寡其譽人者則固多焉豈可謂無所毀譽乎茂卿之說尤不通曰人曰斯民皆泛言也且以三代言之豈何鄉人之謂也又且雖豪傑之士也未見其事功而豫譽之者未之有也如南雍子賤子產伯玉其譽之者皆既有所試也

馬融云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是無所阿比所以云直

道而行朱註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仁齋云三代之盛直道行於天下美刺褒貶無所諱避者亦斯民耳是吾所以於當世之人不輕絕之也茂卿云道者謂禮樂也

此諸說皆不合語意也正文直道而行者言其民皆直道而行也馬融以為用民者無所阿比非也朱註以直道為無私曲以無所毀譽為不枉是非之實之謂皆非也論語中所謂直皆謂直人情也

民之生也直直在其中之類非徒無私曲之謂也  
凡人於父子兄弟之親則有所私曲亦人情也且  
善善則譽之惡惡則毀之聖人亦有之毀譽之言  
豈枉其實之謂也乎仁齋亦以美刺褒貶無所諱  
避為直道是亦失矣聖人不言乎我黨之直者異  
於是父子兄弟相隱其過惡亦道也臣諱國非禮  
也三代之民寧可無所諱避乎且今之語何處見  
不輕絕人之意唯是言不可有常毀譽也茂卿以  
為道謂禮樂亦其僻見而於此語殊不通豈有直  
禮直樂之言乎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包氏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又  
云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  
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朱註  
揚氏云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  
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云仁齋亦  
引揚氏陳氏茂卿云是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  
二字遂入正文云

集解以為二事其解頗不通吾猶及三字終不消  
朱註亦以為二事然文義不屬皆疑不釋大全小

註有史之也間闕文字宜為小字之說茂卿依此也是亦未知其是非韓愈云上句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云其說殊迂也予解如註

○子曰巧言亂德章

朱註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也仁齋云巧其言者必依附名利假託仁義故其言似是實所以亂德也云茂卿云亂德亂德言也德夫云德謂有德之人亂德非使聽之人喪德之謂孟子解之以為似而

非者可以見焉猶紫之亂朱也且德之言豈謂所守乎朱註非也仁齋之說是也茂卿德夫皆偏也德者通言行言之耳偽巧之言亂敗士君子之德言德行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章

王肅云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朱註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云仁齋云眾之好惡雖公然不能無雷同之說而是非之實非眾人之所能識云茂卿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仁也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知也聖人

之言不執一而廢百

王肅之解是也予註修飾之仁齋以此獨爲聖人  
之事者不可然也凡君長之於人民皆宜如斯也  
茂卿分仁智者亦未之得也民之所好惡好惡之  
者謂人君之所以爲民之父母爾今之語則爲在  
上者謂取舍人之用心爾曰民曰眾語意自別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王肅云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此解失語意人者泛言也未謂才之大小若謂才  
小者道隨小則不可言人能弘道也正文唯人與

道相對非論人才之大小也

朱註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  
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是全其家學聖學之所無焉聖人之道固因人情  
以設其教則言人外無道者猶可也與然不人情  
全道非聖人之教則人不知道故言道外無人者  
無乃不可乎其道體之說固聖學之所無也

仁齋云此聖人專責成於人也蓋道雖大而無爲人  
雖小而有知苟力學修德則各隨其才而爲聖爲賢  
而文章德業足以被覆于天下云



此亦失語意矣。語意則言道之弘，行於世與不行焉耳。非勸人為聖為賢之語也。且道與人以大小言之者，殆不通。人與天地參，人豈小者也乎？聖人之道，則因人之性情，所以制之，而離人身更有道之大者乎？皆傳會之說，不見於本文也。  
茂卿云：道者先王之道也。道不虛行，必存於人。孔子所以云爾者，徒守道則而不可已，必當盛大之。此辭則似是，而其意則以為道者先王制作之道，而禮樂是耳。乃不協於語意。且以弘為盛大，亦未得文義也。此章諸註皆誤之，其解具於予註。

○子曰：過而不改，章。

朱註：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源佐云：一心可以入堯舜之道，一心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在能改過與否。云茂卿無說。

仁齋：一心之說，非聖門之學。聖門之教，唯學可以入先王之道也。一心以入道者，陽明之禪儒也已。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朱註：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云仁齋云：此聖人言學問之益，以示人也。茂卿云：先王之道，自堯舜至文武，歷數千歲，積

眾聖之知巧，而所爲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日之力，豈能得之乎？故孔子云爾。

此章違於濂洛性理工夫之學，故朱註避其嫌，以謂爲思而不學者言之也。然其可思，孔顏之所樂如何者，乃可謂無益也。仁齋之解是也。茂卿之說大有失於辭，果如其說，則堯舜之道不足，夏殷之道猶未足，乃至文武而初大成焉耶？堯舜之巍巍蕩蕩，禹之無間，然豈有其道不足耶？孔子之所以專從周，則夏殷之道文獻不足以徵焉。况堯舜之古乎？故從當時所用，以憲章文武耳，豈可謂積眾

聖之知巧，所以爲之乎？且非今之語意，今則唯勸學之語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鄭玄云：言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朱註：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云源佐云：雖君子無食則不生，貧則不立，然其所以不謀不憂而而自立於世者，德不孤，必有鄰，故也。故祿在其中。云茂卿云：謀者謂營求之。

鄭註大誤語意矣。耕也，餒在其中，豈何謂不學之故？朱註是也。源佐之說，其意與子張于祿章同，以

衣食給為祿在其中此以後世舌耕儒者言之其  
謬說如前論焉茂卿無別說

○子曰知及之章

包氏云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  
也朱註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  
身矣源佐云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  
其位茂卿以仁齋為是

此章諸說皆不是正文及之守之得之失之莅之  
動之六之字所指豈異也乎及之包咸以為治官  
不見於文朱註以為知理其家學且亦不見於文

仁齋以為知為君之難知與仁莊對文豈如字乎  
為去聲明也且知及之何如為知為君之難之文  
又且此數說至莅之動之之字不通上下文義不  
相承皆不得之

包氏云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朱註莅臨也  
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云仁齋茂卿皆  
從包咸耳

漢儒諱莊代以嚴然嚴與莊不同其辨具於辨物  
且包咸以上文解則臨之者臨官之謂與是不然  
也臨之臨民之謂朱註是也然朱子以上文之字

為此理則文義不合焉

王肅云動必以禮然後善朱註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王肅以動為己之舉動不契於文動之朱註得之然義理之節文則其家言耳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何晏云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入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此君子小人豈論道之深淺之言也乎且大受者以為何受之謂乎皆不得語意之解也

朱註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仁齋茂卿等皆從朱註茂卿助朱註云凡曰不可者皆以我言之今知與受對一彼一我似不穩然有之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彼逝也陷我陷之也

此朱註亦牽強凡不可對言者我則我彼則彼以不可分於彼我之文必所無也茂卿所以為例亦諸註皆失其解可逝也不可陷也亦唯以我言之也其解具於其章下且以小知為有一長可

取之謂文義豈然乎論語中君子小人對言者亦  
不寡皆比其才性耳今亦非謂觀人之法也解具  
於予註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馬融云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云朱  
註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  
仁則失其心云源佐云蹈水火而死謂赴水火死家  
語所謂忠信可以蹈水火魯仲連所謂吾蹈東海死  
是也蹈仁而死謂所謂守死善道比干及程嬰杵臼  
之徒可以當之言水火人之所畏者然人或有蹈而

死者而至仁則人之所以爲人之道須臾不可離然  
人畏而莫敢近亦甚於水火茂卿云王弼曰民之遠  
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有蹈仁者仁  
齋用之然詳語意不若是馬融得之

馬融之解是也朱註以仁爲民之心其家學之解  
誤語意矣仁齋之說蓋依程頤與程頤云民於爲  
仁甚於畏水火其說大失語意矣殺身以成仁者  
如龍逢比干夷齊之儔亦不鮮也豈何言未見焉  
仁齋既以爲比干及程嬰杵臼之徒可以當之而  
謂人畏而無敢近者其意不亦乖乎且人豈畏仁

之有乎經傳未嘗見畏仁之言也茂卿所引之主  
弼見於皇疏然仁齋之所依蓋程伊川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章

孔安國云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朱註蓋  
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仁齋  
云師者道之所在固每事不可不讓然於仁則不然  
者蓋仁者道之本而師者所受命也云茂卿兼取古  
註朱註而非程子耳

朱註仁者所自有者其心德之解也已仁齋之解  
是也然諸說未得仁之為物則不盡語意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孔安國云貞正諒信也朱註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  
是非而必於信仁齋云馮氏椅曰歷萬變而不失其  
正者貞也云茂卿非孔安國朱註而云蓋貞者謂存  
于內者之不變也如貞女之貞諒謂求信於人也云  
安國正信之訓不審貞諒字義也朱註取於易貞  
固足以幹事義則然矣猶未盡焉貞之義仁齋所  
引之說明也茂卿所謂存于內者不變者何物也  
頗似宋儒之解矣求信於人亦失諒字義貞諒之  
義具於辨物韓愈云諒當為讓牽強不須言

○子曰事君敬其事章

茂卿云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

此失語意矣王制則選舉之方爾今則謂仕者之用心爾且王制則對官爵以祿為後也今則對其職事以食祿為後非論禮也此佗諸註無異說

○子曰有教無類章

馬融云所在見教言無有種類朱註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云仁齋云類謂世類之美惡春秋傳所

謂世濟其美世濟其惡是也茂卿云古不世官刑人不孥為是故

馬融之解一本脫所字解意言夷狄中夏無有種類所在當見教也此亦可通然不如以為世類也朱註以為凡人善惡之類者非章意也且人性皆善者雖孟子之所唱而聖言之所無以氣習之染分善惡之類於經義未之見也仁齋之說得之

○子曰道不同章

朱註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仁齋云道猶言術業人各有術業苟非己之道而相為謀則非惟犯人之職

必敗其事。茂卿云：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事。朱註不通，所謂道豈善惡邪？正之謂也。哉！且善惡邪，正異其類者，固無相為謀之理，是不須言也。仁齋之說，如得之，猶未盡焉。且道之言，不須言術業，泛言人之所以為道也。茂卿以技藝言之者，何見之淺也？且如絲竹，豈謂之道術乎？諸說未思，此語與攻異端之語相發也夫。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茂卿云：凡言之成文，謂之辭。而此謂辭命也。春秋之

時為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後世不審字義，誤以為言語之道。然以達為達意，非也。

是聘禮辭命固然矣。然今之語，偏以辭命為言之者，不可是也。君陳曰：政尚有恆，辭尚體要。此非謂聘辭，謂號令之辭也。此他諸註無異。

○師冕見章。

朱註：園外尹氏、范氏及仁齋，以此章論聖人之誠意。此尹氏等之說，其意非不美。然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夫子對曰：固相師之道也。則如朱子言之，聖



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是古之禮為然而已非可  
敢求諸聖人之誠意與

○季氏第十六

朱註洪氏云此篇或以為齊論

此篇皆書孔子曰又三友三樂三愆三戒三畏九  
思之目與上下篇文體不同固記者之異而爾然  
以為齊論者不知其有何所見焉也

○季氏將伐顓臾章

朱註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  
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

也仁齋云蓋二子有心不安者故特來報夫子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乎亦二子同時仕  
季氏者明也當以論語為正二子來告之者實如  
仁齋之說然也

朱註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  
三家四分公室則嫌於顓臾亦屬三家故朱註謂  
社稷猶云公家也然社稷豈公家之謂也乎唯是  
為魯國守衛之臣之謂也

馬融云周任古之良史也朱註以下皆同意焉  
左氏隱六年傳曰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所謂周任是也

馬融云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朱註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源佐云冉有既言吾二臣者皆不欲而又言其有可伐之狀蓋見義不精故疑信相半爾

固之言不可關乎兵甲之利馬融之解恐過矣朱註是也仁齋以為疑信相半者不可然也上言二臣者不欲斯因夫子言不可伐以歸咎於季氏因夫子猶詰責之乃飾言以辭其可伐故夫子又責之以更為飾辭也

朱註季氏之欲取顏史患寡與貧爾仁齋云此二句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患傾而患不安茂卿云寡謂民少不患寡而患不均者不均則下怨怨則雖眾不如寡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不安則雖富必傾也云

朱註季氏患寡與貧者不通也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附益之豈有患寡與貧乎今冉有所啓亦以為子孫之計耳夫子之語則泛言有國家者之用心耳仁齋改文者膠柱也古文豈如此拘焉乎茂卿之解是也

仁齋云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茂卿引大禹謨而以文德爲謂禮樂而非仁齋

此皆拘文字爾大禹謨之文與今之語皆對有武事以特加文字已意唯言修德也

孔安國云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朱註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仁齋云國勢分裂民心乖離也

分崩離析安國之解似屑屑焉朱註亦拘也既泛言邦謂邦人皆分離耳何唯家臣叛也仁齋是也鄭玄云蕭之言蕭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

屏而加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朱註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鄭玄蕭牆之解似臆說矣謂陽虎囚桓子者是也朱註謂哀公欲伐季氏者不是也以越伐魯豈可謂在蕭牆之內乎言季氏之憂則在內亂耳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孔安國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馬融云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朱註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

不過如此仁齋云齊桓公晉文公皆爲諸侯盟主然  
齊至悼公晉至頃公皆十世而國已微弱政在大夫  
五世三世言其世數大約不過如此茂卿云十世五  
世三世孔子豈睹已往之迹言之乎蓋王者之澤五  
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三十年大夫則不過百  
年陪臣擅諸侯邦者不及百年而亡皆自然之數也  
安國之解難通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其諸侯  
蓋十世失之之謂也而魯當時之勢何出禮樂征  
伐之有是以魯言之者不通也仁齋以齊桓晉文  
之世數解之者可謂得焉五世三世亦謂如季氏

及陽虎則可也以爲直謂季氏陽虎則不可也朱  
註不得其世數之證而曰大約世數但其家學不  
能不言理耳茂卿之說尤謾也王者之澤五百年  
而斬者雖效孟子而孟子則曰五百年而王者興  
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王者之澤五百年而斬者  
何以言之耶孟子所謂五百年而王者興亦固無  
稽之言其說具於孟子斷霸二三十年大夫百年  
何有所見而言自然之數也皆是空言耳聖人無  
所見於已往之迹而寧虛言之乎是必有見於已  
然之迹而言之爾然今不可的知其徵也已

仁齋云或曰自古諸子著書立言論治天下之道是以庶人議之也彼皆非與答曰非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哉然天下有道則學在上天下無道則學在下學在上故庶人不敢議非抑而不議之也云云茂卿駁仁齋云是其意謂庶人議政為有罪乃周厲秦始之法也師曠曰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是古之道也所以不議者特以其無可議也且曰不敢作禮樂已豈曰不議政乎且所謂庶人謂民也非謂君子也  
仁齋之意凡不在位者皆以為庶人是不可然也

先王之制設庠序學校凡民入學成材者乃薦舉之以有俊士秀士選士造士之目而皆稱之士所謂庶人謂庶民也雖學校之制廢學而知道者不可稱之庶民自古著書立言者皆是士君子也斯不可謂以庶人議之況著書立言論政治之道者非議之謂乎今所謂庶人不議者以上無失政乃庶民不非議之謂也若天下無道上失其政則庶民亦非議之者固其所也且不敢作禮樂之言豈為不議政治之徵乎茂卿駁之者是也然師曠所謂庶人謗者上有過失則誹謗之之謂而非庶人

得謀議政之謂以此為庶人議政古之道也亦失矣天下無道則庶人有議焉是非以為道也祇不防庶民之只是古之道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章

鄭玄云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朱註五世之解與鄭註同而無祿之解云君失其政仁齋同焉茂卿引鄭玄而云仁齋刪爵祿字非也

此朱註不言爵祿仁齋從朱註也非刪鄭註也而

茂卿以鄭註為是耶祿之去公室者當在公室者今去之之謂也豈爵祿不從君出之謂也乎朱註及仁齋唯以為失政不解祿字皆不得文義也

孔安國云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朱註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朱註不數文子者蓋以左傳曰文子忠於公室故也與然自文公末文子既執政至襄公五年而卒自襄六年武子代父為卿然則自宣公立至襄六年文子專政者明也至桓子則為陽虎所囚而失政故以安國為是矣仁齋以下依舊註耳

朱註園外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以爲定公時語不可然也此必哀公三年季桓子卒而後孔子末年之語也與定公之時三桓之子孫未可謂之微矣且私疑之哀公十四年夫子請伐陳恒時三家猶非微而十五年夫子卒哀二十七年傳曰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故君臣多間以此觀之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恐非孔子之言夫子卒後記者之所加焉與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朱註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仁齋云直直言而無隱諒堅執而不撓多聞博於古通於今茂卿云諒良同如子諒之諒云此說皆未之盡友直豈特聞過而已乎諒亦非誠之意多聞豈明之謂也乎朱註不是也諒豈堅執而不撓之謂也乎殊失字義多聞豈敢謂博通於古今乎仁齋亦不是也論語中言諒者三豈良之謂也乎禮記子諒說者以爲慈良之轉音也茂卿亦失之又且此語蓋以庸人言之爾士君子之取友將亦不是而已

馬融云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面柔者也鄭玄云便辯也謂佞而辯也朱註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仁齋引古註而云友便佞則巧詐之心生友善柔則直言不聞友便佞則是非繆亂便辟孔安國足恭註云便辟貌又罔命曰便辟側媚此謂容過恭以卑諂也柔字溫柔和柔之類多屬顏色便佞之便與便辟之便同便利之謂耳馬融便辟之解鄭玄便佞之解皆不可然也朱註皆其臆說強以為益者三友相反者然不得於文義

仁齋從古註解之者亦不可通若謂巧詐之心生則善柔便佞亦皆可以生巧詐之心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陸氏釋文樂五教反朱註從之茂卿云樂皆音洛陸氏五教反非古音

樂皆音洛為是矣唯禮樂如字好樂亦音洛而已孔安國云驕樂恃尊貴以自恣也王肅云佚遊出入不知節也孔安國云宴樂沈荒淫瀆也朱註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仁齋云樂驕樂則無所恐懼而傲日長樂



侯遊則無所惕勵而志必荒樂宴樂則有所貪戀而志易溺茂卿引古註而云朱註侯遊則惰慢是失遊字沈荒淫瀆酒於酒色也三友三樂朱子欲必相對泥矣

朱註侈肆不知節不消驕字凡驕之言皆以在上者言之安國之解是也侯遊則惰慢亦如茂卿非之失遊字其不知節惡聞善狎小人之解亦強與三益相對者而不見於文義仁齋之解無失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鄭玄云躁不安靜也孔安國云隱匿不盡情實也周

生烈云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朱註君子有德位之通稱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仁齋依古註而云此言卑幼侍尊長言語之節集解是也朱註不通君子之稱固無其德則雖不成名然今所謂謂君子不可敢拘德唯言在位人也又謂不能察言觀色者兼躁與瞽言之耶瞽豈不能察言乎是不分之解也仁齋之說亦不通尊卑相對則當稱尊者為君子長幼相對而稱長者以為君子者未之有也

茂卿云此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君則否

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是言及之而不言也哀公問孔子遂謂曰者三是言未及之而言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

此甚杜撰之說也言及之而不言者不言其宜言之謂也雖君之言及之不言其不可言豈謂之隱乎軍旅之事當時有不可對於靈公者而曰未之學寧可謂之隱乎況事親有隱無犯也事父兄之禮豈可無隱乎又如哀公之問對則非言不及之因公既問大禮以遂對其委曲也豈謂之言不及

而言乎又如孟子之言凡無位者或見於國君則有怖其威嚴而不能言者故為之謂其用心爾是何不見顏色而言之謂也乎皆杜撰之甚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朱註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園外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仁齋云此三者學者終身之大戒也茂卿云君子有三戒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漠然若木石也耶

朱註固理學之解戒之當在禮耳豈可以理乎血

氣志氣之說亦聖訓之所不言也且今之語何聖人之事也泛言君子之戒爾仁齋亦以為學者之戒不是所謂君子豈特謂學者乎茂卿亦以此語為聖人之事者粗也此聖人泛言君子也且七十從心之所欲而不踰矩聖人豈與庸士同焉乎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朱註畏嚴憚之意仁齋云畏怖也茂卿云畏與恐思不同恐思恐思於禍患之來也畏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以見耳言在彼者之可畏也

畏字與恐怖之意不同傳曰有威可畏此畏字義

也茂卿謂之者是也

何晏云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朱註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仁齋云天命天之所命吉凶禍福是也

何註是也然未審也朱註之正理其家學耳且不釋其可畏之義則無益之解也仁齋之解淺矣豈唯吉凶禍福也哉諸註皆畏天命之義不詳也

何晏云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朱註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仁齋云大人者德望隆重為一時師表者德夫云大人謂人主也

何註非也。正文明分大人與聖人，豈同焉乎？朱註亦妄也。本文明曰：三喪如其說，則天命一喪也。且以大人爲何人耶？蓋以爲大德之人，與皆不得語意之解也。仁齋亦失之。古書大人之稱，有三：有以才德稱者，有稱人君者，有稱長者。如今之語，別曰：聖人之言，則此大人不可以德望言之，且喪之義不明也。是必謂人君也。德夫得之。

何晏云：深遠不可易知，則聖人之言也。朱註與大人合而不解焉。仁齋云：聖言方策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茂卿云：蓋大人以當世言，聖人開國之君也。以往

世言，故曰：聖人之言如聖人之法，乃國家之典也。云何註：大人與聖人之言皆不解，其所以喪不可易知，則何爲喪之？皆不通之解也。朱註亦以爲皆天命所當喪者，尤失語意矣。聖言則仁齋之解是也。大人與聖人，茂卿之說似是，而猶未審焉。所謂大人以當世言者，以爲當世有德之君，與若然，則不是。此唯謂人君也。聖人亦偏以爲開國之君者，猶未必然也。古書稱聖人者，未唯開國之君也。何晏云：恢疏故不知喪，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朱註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

此仁齋云小人無知暴慢故不知三者之可畏茂卿云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其所見近小故也天道恢恢不若人事易見故其意以爲不如盡心於人事之爲勝大抵後世學者以盡人事與知天命並言皆小人之歸也哉

何註天命恢疏之解猶可也直而不肆何以爲狎大人之解殆不通也是大人與聖人混之謬耳不可小知是從上深遠之解且取於君子不可小知之言皆其謬解也朱註亦從上文之解來而三畏不分要歸於天理之一其家學爾仁齋亦不分三

者之解狎與侮之意不辨也茂卿之說大誤學者與若或是其說以爲盡心於人事乃小人之事而疎乎人事欲以敬天可也乎聖人之教皆在人事之近而不敢求道於深遠盡心於人事以敬行事則所以敬天也又云狎大人亦其所見近小故見崇高畏之喜才譖用之所以不知大人狎之也是亦非也正文曰不知天命而不曰不知大人此狎之者非其不知大人也是以大人爲有德者之意大失之也又云以聖人之言爲迂亦豈非其所見近小故乎是亦非也小人之所以侮之者以聖人

之言近且易也非以為迂也如孟子之言道在近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是小人之心以其近且易侮之耳豈以聖人之言為迂耶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孔安國云困謂有所不通朱註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仁齋云困猶困於心衡於慮之困言以事勢窮蹙困於心茂卿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即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上謂上智也民斯為下矣下謂下愚也言民之所以為下也非謂民有四等是為下也朱註以為有四等者不得民斯為下矣之文義若

有四等之謂也當曰困而不學又其下也茂卿謂之者然矣然亦上謂上智下謂下愚者不是也若上謂上智則次也與又其次也謂中智下智乎是不可然也上也者言為人之上已又下愚者謂白癡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庶民皆不移之下愚也哉民斯為下矣者不志于學者是之為下民之謂也已若民皆下愚也則教化亦無益也仁齋依孟子朱註以解困字然今所謂困者不敢及其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仁齋云此明君子除九思外無復他志也夫人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能思也云茂卿云皆謂思惟之也後人思字多作念頭解又云仁齋以此譏朱子持敬之非然朱子亦有窺先王敬天之義而不知本之於天是朱子之失也仁齋謂敬唯在事者不知先王之道者也長九思集解無解朱註以下皆一意仁齋之論是也可就而見焉茂卿駁仁齋者反非也凡敬之言皆以事言也敬天敬君敬父亦皆敬事之也無事而何敬乎先王之所以敬天者以為天下之事皆莫非天事而敬其天職也而不學又其不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其志於孔安國云探湯喻去惡疾朱註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仁齋云好善惡惡出於其誠者世固有其人茂卿云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言見其人仁與善或有間也然有時乎或曰見之有時乎或曰未見皆教之術也萬世之下未知孔子為誰言之則必不深泥而可也朱註以顏曾閔冉當之不可也與吾見其人者非以門人言之凡夫子曰見不見者皆以當時諸侯大夫士言之爾且朱註以下皆唯以好善惡惡言

之者未盡如不及與如探湯之文義也茂卿之說其意仁與不仁善與不善以爲同義乃謂或有間者素不得仁之爲物之由也所謂善者孝弟忠信之類皆是也夫子於當時賢士大夫其孝弟忠信之善行則有許之然至乎仁則多曰未知而許之者希也然則於仁曰未見於善曰見之何教之術之有

朱註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云仁齋云隱居求其志如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樂堯舜之道是也義則君臣之義也行義以達其道者如幡然起應湯之聘幣是也若孔門顏閔冉之徒可以當之云茂卿云志謂古志記也求者謂求先王之道於其書孟子所謂處畎畝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是也舊註以爲心志之志殊不通

朱註求其志之解不通凡求者求在外者之謂也豈守道之謂也乎又本文明曰達其道何謂所求之志且以顏子當之亦非也既曰未見其人也豈可以當時人當之乎仁齋依孟子所謂伊尹之事解之者是也然求其志之義不釋且亦以顏曾閔



冉之徒當之者何也此數子豈謂隱居以求其志者乎茂卿大鑿說求其志何如求道於其書之文也且伊尹之耕于畎畝太公之隱於漁釣寧可求道於典籍之事也乎其亦以後世學者之讀書見之者殊不思時世也求其志之義諸說皆失之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王肅云此所謂以德為稱者也朱註胡氏云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

字蓋闕文耳仁齋云此雖萬乘之君然無德之可稱則曾匹夫之不若也云茂卿云焦氏筆乘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問之從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觀之欲不死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孔子有云感嘆之云

凡記傳之文曰其斯之謂與者皆引詩書古籍之語以徵於其事之辭也而此章舊本論景公與夷齊之事而曰其斯之謂與則文理不相承故胡氏之說為得焉今註本敢謹補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之二句章意則仁齋及焦氏之說當兼取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馬融云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朱註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仁齋云亢以為伯魚平日在夫子膝下必有聞人之所不及聞者茂卿云當時學者汲汲於道也

馬融之解是也今用之朱註非也是何關謂私意是宜問之者也仁齋及茂卿之說皆然矣

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仁齋云詩之為教天道備人事洽而善惡得失之道著云茂卿云未

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實謂無之也詩書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故學詩則可以言

朱註全其家學詩之教何事理通達之有仁齋亦不得詩之教之解也詩何如天道備人事洽耶若果其說之是也則不啻言將曰以成行茂卿之解是也詩之為教其說既具於誦詩三百及興觀羣怨之章

朱註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仁齋云禮人之隄防萬事之儀則故學之則以得立茂卿云禮樂德

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不  
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

朱註及仁齋之解所謂立者不知以為何謂茂卿  
以為立於君子之間者不得立之言也凡立之言  
三十而立興於詩立於禮患所以立之類皆言立  
身也立身者貴賤上下各終始立身於其所之謂  
也已

朱註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亦以  
為遠其子仁齋云遠者謂不狎親也父子之間不責  
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又言遠之也茂卿以仁齋為得

而云蓋孔子其既知不學詩禮則其不躬教可以見  
耳

朱註是也仁齋以謂不狎親者然矣然謂古者易  
子而教之茂卿以為得之者皆不然也父子之間  
不責善易子而教之者雖孟子之所言孟子以前  
於經傳我未之見也父有爭子則不陷于不義聖  
訓固如是況父可不敢責子乎周公之權伯禽非  
與左氏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又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古之制也是古之制父之教子亦可以見  
焉又今以學詩禮乎之問為不躬教則下篇所謂

小子何莫學夫詩其如之何若夫子於門人躬自  
教之則何特有此問孔門之學豈如後世儒者每  
每躬講釋書籍以教授子弟乎孔門諸子各自學  
四教有所不通則問之於夫子耳若其未有所疑  
問則夫子未嘗先教焉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如今伯魚亦於詩禮蓋未嘗有問於夫子與故夫  
子問之云爾也以此爲古者不躬教其子者我知  
其謬也

○邦君之妻章

孔安國云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

子正言其禮朱註寡寡德謙辭園外吳氏曰凡語中  
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云仁齋引安國及吳拭耳  
茂卿非吳拭云陋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載在論  
語則云爾凡周之禮戴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  
後門人得書之耳自孔子而前何嘗有書云

孔傳可從也今註用之按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曰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云  
此稱宋公妾曰君夫人又檀弓曰悼公之母死哀  
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  
乎哉魯人以爲我妻是春秋之時嫡妾之不正可

論語羣疑考卷八終  
以見焉。寡之稱如寡人寡君寡妻。漢儒多以爲寡  
有。宋儒以爲寡德。嘗以寡德爲優而從之。後更見  
之於老子。而知其皆臆說也。孤寡不穀。皆人君之  
謙稱。而鰥寡之寡也已。朱註不從古註。而引吳氏  
者。朱子亦疑此章。爾。茂卿非吳拭者。似是。然禮記  
諸篇。固以類編焉。論語亦多以類成篇。而如此章  
實不類乎上章。不得無疑焉。且茂卿謂孔子而前  
無書者。何亦矣也。墳典以降。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者。何也。孔子之言曰。古曰志曰者。亦何也。吳氏  
論語羣疑考卷八終

